



活在人群中的教會

蔡志森



逃避俗世 = 追求聖潔？

香港的華人教會十分重視傳福音和個人道德操守，在這個彎曲悖謬、高舉個人慾望、自由經常被濫用的世代，這種關心他人靈魂和不願隨波逐流的情操彌足珍貴。但對世道人心的失望，對個人成聖的渴求，卻容易令我們畫地為牢，為逃避世俗的影響而漸漸與世隔絕，失去溝通和對話的機會，甚至被邊緣化。

香港的教會對社會的影響十分有限，主要是受政教分離的觀念所影響。教會對政治的看法相當負面，除了因為中世紀政教不分帶來的沉痛教訓外，更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和對教會的控訴，令不少教牧同工對政治敬而遠之；再加上受前千禧年派的末世觀影響，對世界的發展傾向悲觀，促使教會將大部分時間和資源都集中在教會內部和傳福音的事宜。教會本身很少就政治問題表達意見，亦很少鼓勵弟兄姊妹關注和參與政治活動。除了在一些涉及倫理道德的政策和議題願意較積極表態外，對政制和涉及中央政府的問題，教會多刻意迴避。

聖工為重，俗務為輕？

傳福音對香港很多教會來說仍然是首要（亦是主要）關心的事，但傳福音的重點只在叫人「信耶穌」及加入教會，具體情況可由教會對外的奉獻反映得到，一些直接參與傳福音和裝備信徒的事工，

例如差傳、佈道、神學訓練、印刷聖經、製作福音節目和書籍單張等，都是教會和弟兄姊妹較為樂意支持的。而在過去，基督教雖然參與不少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工作，但部分教會之所以向教育和福利當局申辦有關服務，其實只是為了有一個可以傳福音的據點（學校或公共屋村的社會服務中心），以及有一批現成可以傳福音的對象（學生和居民），對於一些較難成為信徒，或是縱使成為信徒，能夠對教會的貢獻有限的群體（例如老人、基層和弱勢群體），願意投放的資源也較少。此外，一些教會在服務的背後也缺乏明確的辦學和社會服務理念，其「潛台詞」就是——傳福音是較神聖的工作，其它服務只是一種達至傳福音的世俗手段。

過去幾十年，香港的教會提供了不少的社會服務，但其關注的範圍，多在於一些直接的服侍，對於影響服侍對象的一些社會現象和政策，一般都沒有很大的興趣。於是一些教會只重辦學卻少理會教育政策；只重青少年服務，卻不打算改變一些影響青少年行為的社會風氣；願意關心窮人卻對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會原因視若無睹！其中一個原因，相信是和我們對聖俗問題的觀念有關。

聖俗分割的人生觀

聖俗有別的觀念，其實深深植根於我們的工作觀，教牧同工過往一直受到敬重，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亦被認為是一種「犧牲」（因為薪酬較其它工作為



低)。此外，很多基督徒都喜歡從事一些直接服侍他人的工作，例如教師、社工、醫生、護士、公務員和其它專業，對一些引誘較多和挑戰較大的工作環境，例如商界、政界和傳媒工作等敬而遠之。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從事傳媒或服務性行業而需要輪班工作，他們的牧者會勸喻他們另外找一份星期日可以參與崇拜的工作，卻絕少聽聞牧者勸喻一些同是需要輪班的醫生或護士等轉換工作；那些工作較為「神聖」，不言而喻。

近期一套有關解放黑奴的電影《奇異恩典》，對這種聖俗分割的觀念，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提醒。200年前英國一位年青的國會議員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由於不滿當時國會一班貴族和商人的生活糜爛，一度意興闌珊，他為了應該奉獻作神職人員，以美妙的歌聲服侍神，還是留在國會，以敏捷的口才來說服其他人改變一些不公義的社會現象，內心起了很大的掙扎；最後，他選擇為了其他人的福祉而放棄「神聖可敬」的職事，甘願留在「俗不可耐」的國會，希望一個「世俗」的環境，完成一個「神聖」的任務！前後共花了40年時間，終於徹底廢除奴隸買賣，以及解放了英國，以至歐洲的黑奴。

對於一些從事引誘和挑戰較多的「高風險」(俗)行業的弟兄姊妹，比身處一些「低風險」(聖)行業的弟兄姊妹，教牧同工最需要的，其實不是勸喻他們轉工，而是給予他們更多的關心、支持、代禱、守望和屬靈導引，讓他們在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中，為主作見證。耶穌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將自己關在聖殿之內，而是走入人群之中，與備受神職人員忽略的普羅大眾一同生活，接觸當時社會人士所摒棄的稅吏和妓女。

最需要光的，其實並不是那些陽光普照的地方，而是那些被黑暗籠罩的範圍。「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太五14-15)若果教會認為政界、商界、傳媒和文化界等「俗不可耐」，因而不鼓勵弟兄姊妹參與，那我們「注定」會被一些我們認為「俗不可耐」的人管治，以及讓他們影響我們和我們下一代的日常生活及價值觀念，出現這樣的結果，大家完全毋須意外！

活在人群中的教會

筆者由一個傳媒人、公務員轉往前線的基督教社關機構，轉眼已超過8年，深深體會香港的弟兄姊妹在關心社會方面，其實已有不少的努力和進步，例如在關心基層人士、新移民、弱能人士、貧窮家庭、露宿者、病態賭徒以及邊緣青少年等等，都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可惜的是，普遍教會對這些機構的關心和支持，卻仍然有限，一次大型佈道會所得到的奉獻，遠遠超過一些關懷弱勢群體機構的10年開支！我們的福音似乎對在「俗世」打滾和掙扎的群眾，只有精神上的支持，卻缺乏具體的關懷，他們若不信「神聖」的福音，其它的事彷彿便與我們無關！

筆者深信福音不只是叫人「信耶穌」、「上天堂」，亦叫人今生過得更豐盛；聖經所包含的倫理道德，不只是對基督徒有意義，而是對所有人都有益處。因此，福音要影響的不單是「來生」，也包括「今生」，當我們看到千萬靈魂仍然未聞救恩的時候，當然要大發熱心，努力傳揚天國的信息；同樣，當我們看到一些人生活陷於困境，肉身飽受痛苦，豈能只叫他們平平安安地回去，而不施予任何的援手！他們需要救恩，同時也需要魚和餅。

再進一步，當我們見到社會上一些問題，正在破壞我們的家庭、蠶食下一代的價值觀，例如渲染色情暴力的傳媒、鼓吹濫交和同性戀的性解放運動、引誘人越陷越深的賭博和投機風氣、忽視人的尊嚴和價值而越來越寬鬆的墮胎、複製人和安樂死的法例、漠視人權的社會政策，以及剝奪公民參與權利的政治制度等等，若我們仍然保持沉默即等如縱容，我們不發聲，就是任由世俗的觀念單方面教育廣大的市民和我們的下一代。要過聖潔的生活，不單要自己遠避淫行，也要令身邊的人警覺何謂淫行。

個別教會和機構絕對沒有能力關注社會上所有的問題，必須有其重點的事奉，但若我們甚麼也不關心卻又絕對不成理由，聖與俗、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不是一個「零和遊戲」，不是誓不兩立，而是相輔相承的。聖與俗的分別，主要不在於其「職業」和「崗位」，也不在於所處的「環境」和「影響」，而在於我們的「態度」和「信念」。

(作者為香港明光社總幹事)